

通南北，遂成题中应有之义。

春秋晚期，吴王夫差有争霸之心，决定跨越长江、淮河北伐齐国。海运曲折危险，邗沟顺势诞生——从今天的扬州向淮安方向开凿，将长江、淮河及二者间的诸多湖泊串联起来。

这只是一个开始。

战国时期，占据中原大地的魏国开凿鸿沟，将黄河之水引入都城大梁，并最终流向淮河。彼时所构建的中原地区运河水网，也是日后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的雏形。

到了魏晋时期，由于北方战乱频仍，江南地区经济重心的地位愈显突出。然隋唐大一统王朝的都城还是在黄河流域的长安、洛阳，为保证帝国的物资供给，亟需把江南地区所产的粮米安全地“快递”过去，沟通南北水道的要求，就变得更加迫切。

政治、军事上的“横扫六合”相对容易完成，可社会民生、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四海归心”系艰难而长期的任务。是以，隋唐大运河之于隋唐大一统，堪称厥功至伟——它勾连了南方的财货与北方的朝廷，使庞大的国家机构能够灵活运转、尽量发挥作用，影响实在深远。

作为亡国之君，杨广在史册或地摊文学里的形象皆令人不敢恭维，但他的才华与能力毋庸置疑，绝非昏聩草包。继位第二年，杨广便下诏凿通济渠，后督促开通永济渠、江南运河，一项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抵余杭、全长超过两千公里的超级工程，让帝国的中心洛阳盆地及关中平原，迎来了江南的鱼盐稻米、丝绵布帛，“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膏脂是此河”。

杨广谥号“炀”，含好内远礼、去礼远众、逆天虐民的贬义。当初他选了个字“免费赠送”给玉树后庭花的陈叔宝，天道好轮回，唐人再把这个字原封不动“还”给他。隋末唐初的各种文献里，阿摩兄好色荒淫、挥金如土、享乐至上、酷烈乖张。宋元稗官小说同样热衷于围绕建东都、造宫室、游江都等流量话题激情开麦，一会讲阿摩兄听了萧后的枕边风，开运河只为下扬州畅玩打卡；一会讲阿摩兄性子佻达，亲自策划殿脚女、嫩羊拉纤之类活色生香的娱乐节目……不错，因滥用民力，修筑运河素来被认为是“大隋短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方便游幸”云云不乏穿凿附会，《隋书·阎毗传》曾提及“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运漕”，据此推测，大运河工程也是杨广在为征伐高句丽做准备。

武周之后，大运河成为国家命脉所系。女皇和隋炀帝一样垂爱洛阳，改东都为神都。奈何“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舞”，安史叛军蜂拥而至，强行中止了女皇之孙李隆基刻



隋炀帝像。

意指指挥鸣奏的清平之乐，更残忍撕碎了大唐盛世长安洛阳双城记的神话。而 8 世纪中叶起，一个从西北到东南的新的地理政治轴心明确界定了唐帝国的结构。师从何炳棣的美国著名中国古代史专家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在《哈佛中国史》第三卷《世界性的帝国：唐朝》中指出：在边远的西北，朝廷控制的主要藩镇阻挡了吐蕃与回鹘持续不断的侵袭。关中与都城比邻于其东南。沿轴线向更远的东南则是肥沃的长江下游，那里为朝廷和西北地区提供了大部分的粮食和赋税。粮食和其他可能以布帛形式上缴的税赋，沿大运河向北和西北运往朝廷。在这一地缘结构中，富有而相对非武装化的南方在物资和财政上支持着因为战略原因而设在北方的首都，确定了中华帝国后期的架构。

885 年，军阀孙儒围攻洛阳，烧杀抢掠，洛水两岸的隋唐宫室化为丘墟。907 年，朱温代唐自立，定汴州为后梁都城，启动了“开封核心”的时代。

开封的崛起是五代硝烟和运河体系交织的结果。宋太祖赵匡胤曾主张以洛阳为都城，利用关河之固，以邙山北阻黄河，太行山北扼幽云，有利于节节抗击北方的辽国骑兵。但宋太宗赵光义和以他为首的利益集团却主张以开封为都城，以便享受大运河转运节点的种种好处。当后人打开《清明上河图》，会